

H O N G

Q I A N G

# 红



中国当代文学名著丛书

# 墙

李风波 著

尽绘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 
再现爱与恨的激情碰撞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稻草人丛书

# 红 墙

李风波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 墙/李风波著. - 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 
2002.3

(稻草人丛书)

ISBN 7-80611-911-6

I. 红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3155 号

红 墙

李风波 著

---

责任编辑:李 文

装帧设计:海 涛

美术编辑:赵小明

责任校对:李桂香

---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邮政编码:050071

---

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---

经 销 新华书店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2.4 印张 319 千字 2002 年 3 月第 1 版

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1-2,000 定价:20.60 元

ISBN 7-80611-911-6/I·812

## 内容概况

全书描写的时间跨越较长,着重描述了七十至九十年代主人翁们的生活历史。探讨了人生、爱情、爱情与爱情之外的爱,阐述了人生艰辛的生活,人与人之间的爱憎。从农村到城市,从集体化到个人承包,从闭关自守到改革开放,人与人之间、人与事之间,关系较为错综复杂。

语言流畅,通俗易懂,内容丰富,散发着馨香的人情味儿,有一股较强人生哲理的感染力,能够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对艰难困苦的征服性。

悲欢离合,生与死,充满了主人翁们的丰富感情,使他们和她们为了集体利益,为了个人事业和前途,为了对自己所爱的人的追求,产生了不可遏制的斗争精神,使他们和她们全身投入生活之中。



#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初露峥嵘多风流 .....              | 1   |
| 第 二 章 | 光阴如箭 风雨骤然 .....            | 14  |
| 第 三 章 | 静谧之夜陶冶真情<br>节外生枝毒叶繁生 ..... | 31  |
| 第 四 章 | 愚妇唯利图 寸寸欲断肠 .....          | 47  |
| 第 五 章 | 恼心之楚楚 狂吻而不顾 .....          | 71  |
| 第 六 章 | 刘门风云多变幻 .....              | 90  |
| 第 七 章 | 花开悲哀至 喜从天上来 .....          | 104 |
| 第 八 章 | 夜幕下的风雨和罢 .....             | 126 |
| 第 九 章 | 月残 月圆 .....                | 149 |
| 第 十 章 | 幽幽情思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62 |
| 第十一章  | 精心育才郎 含泪别情人 .....          | 179 |
| 第十二章  | 老歪西施风流事 .....              | 189 |
| 第十三章  | 茫茫雾夜 误入弃径 .....            | 198 |
| 第十四章  | 泣尽继以血 心摧两无声 .....          | 208 |
| 第十五章  | 二情同依依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24 |
| 第十六章  | 春江寒风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31 |

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七章  | 雾茫茫 花溶溶 .....             | 239 |
| 第十八章  | 融融光 柔柔云 .....             | 258 |
| 第十九章  | 芳草萋萋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63 |
| 第二十章  | 微微春风色更浓<br>凄凄寒日瑟瑟秋风 ..... | 273 |
| 第二十一章 | 潇潇午雨洒园林<br>凶凶残残二狼神 .....  | 299 |
| 第二十二章 | 柳絮纷乱 .....                | 314 |
| 第二十三章 | 桃如晨红 青青峦峰 .....           | 335 |
| 第二十四章 | 碧云天高 白云明月吊湘娥 .....        | 353 |
| 第二十五章 | 寒风尘埃茫茫天 .....             | 376 |
| 第二十六章 | 凄凄岁暮风 .....               | 386 |



## 第一章

### 初露峥嵘多风流

早霞绚丽，光辉彤然，和风吹来了一阵一阵田野的馨香。

公元一九五三年春天，严正杰因伤离开了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返回祖国，脱下枪林弹雨洗礼过的军装，回村当任了党支部书记。又是一个灿烂的、花艳蝶舞的春天，爱妻蔡芳生下一个男孩儿，取名大宏。堂上饱经风霜的老母欣喜无限，全家人都在喜悦之中。

一晃，大宏已经六岁了。他天资聪明伶俐，在同龄孩子之间，是出类拔萃的。时处五十年代，刚建国不久，举国上下乃是一穷二白，农民的生活更是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至于对儿童的早期教育，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。任凭你聪明或是愚拙，也只能随着时代走，不能高盼远求。大宏稍大一些，便是独自到村西河边割嫩草挖野菜，回家喂养小兔羊羔之类。这一天，大宏在河边挖野菜，挖满了篮子，将篮子背上河岸，放在路上休息会儿。他正擦拭着幼嫩脸蛋儿的汗水，忽然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尖叫声：“大宏，你也来割草吗？”

大宏扭过头看一看，随而向那个孩子招一招小手，说“光明，是你呀。”

光明背着草筐，向大宏快走过来。很显然，他走得很吃力。



光明今年九岁了。他生的猥琐,要比大宏矮一个头,纤弱的身躯,瘦小的面庞,显得小了许多。他心地善良虔诚。从他那一双期待着欢乐的眼神中流露出几分脆弱和忧愁。他的头发很长,脸上也不干净,赤着背光着脚,衣服褴褛。他的腿上穿着一条褪了色的破烂不堪的裤子,右肩上用镰柄撅着一筐刚刚割来的嫩草,左手里拎着一件破棉袄,棉袄补了又补,缀了又缀,还有多处露着棉花。光明兄妹众多,父亲长年抱病在身,只靠着母亲一个人挣扎过日子,家境非常贫寒。他来到大宏面前,上气不接下气地说:“大宏,你可真能干,我见你才来了不一会儿,立时挖满提篮了!”

大宏连忙上前给他接下肩上沉重的草筐,说:“光明,快歇歇吧,看你累成这个样子。你割这么多背草回家做什么?”

“喂牛。”光明说。

“你家还养着牛么?”大宏惊奇地问。

“两条大黑牛,张着这么大的口,每天要吃好多草呢。”光明很风趣地说着,用大脚趾在地上划了一个很大的“口”字,然后笑了。

“烧火!你可真会开玩笑,我还以为真的喂牛呢。”大宏也笑了。

光明热情地说:“伙计,过晌你还来吗?咱俩做伴好不好?我整天一个人蹲在柳条沟里割草,有时也很害怕的。”

“好,好极了!”大宏非常高兴,几乎跳了起来,上前抓住了光明的双手……

下午,他俩背着篮子并肩来到河边,将篮子往地上一放,光明脱下棉袄丢在草地上,眯着眼睛仰脸看看刺眼的骄阳,说:“天气真热。”

“天都这么热了,你怎么还穿着棉袄哪?”大宏看看他那件破棉袄问道。

光明稚嫩地声音叹了一口气,锁起眉头,说:“俺兄弟姐妹多,爹又有病,家里没有钱买穿的。这样,俺娘就很累的了。”



大宏看看他裸露的油黑身子，看看他踩在草丛中粗糙嶙峋的小脚丫，幼小的心灵激起对伙伴的同情。回到家中，对母亲将光明的不幸讲述一遍，并说：“娘，光明太可怜了，我要把柜子里的那件新汗衫和新凉鞋送给他。”

母亲拍拍他的脑袋说：“好，就依照你。”然后从柜子里取出汗衫和鞋子，用一张破报纸包裹起来，递给儿子说：“拿去吧，明日带给你的好伙计。”

“谢谢娘！”大宏兴奋地跳起来。

第二天上午，风和日丽，大宏、光明两个人在约定的村西十字路口见面后，大宏兴奋地把汗衫和凉鞋递给光明，说：“光明，这是给你的，你收下吧，咱俩交个好朋友，做个好兄弟，好不好？”

光明注视着他，非常激动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，双手紧紧握着汗衫和凉鞋，眼泪扑簌簌流淌下来，说：“大宏，你真好！咱俩做个好兄弟！”

“光明哥！……”大宏激动地叫了一声。

他俩倏地紧紧拥抱在一起。

夏日辣辣似火，薰风如蒸，天气热极了。一群男孩子在河里游泳，戏水玩耍，情绪激昂。沙滩上有几个光腚小子，有的故意腆着肚子，掀起小鸡向远处撒尿，还一个劲儿哇哇地喊叫。此时此刻，大宏和光明也来游泳消暑。他俩走下河岸，来到水边，脱下衣服放在沙滩上，光溜溜一骨碌下了水。开始，两个人在浅水处戏戏闹闹，好不自在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宏对光明说：“光明哥，我到里面去泅一泅水，你在这里不要往里去，里面能没到我的腰部呢。”

“大宏，要小心，别呛着水。”光明嘱咐他说。

大宏点点头，向河中央游去。光明在浅水处，趴在水中扑扑腾腾，非常痛快。忽然，从不远处传来一个男孩子的叫骂声，光明瞪眼一看，连忙恐慌地呼唤大宏。那叫骂声愈来愈逼近光明。骂声连天的小家伙姓刘，名叫小球，今年也是九岁了。小球排行老



二，其母宋飘给他取名二球，二球身上有一兄，取名大球，因其身下再无弟无妹，众人便唤他小球，小球这个名字就如此得来了。小球貌相远远不及其兄大球，大球酷似母亲，生得一副美人好面孔，而小球则酷似父亲，生得非常丑陋。瞧，小球那副模样：一双眉毛淡而稀疏，单眼皮弧厚臃肿，鼻子却像一个大鸭梨，脸庞像似猪腮。他性情粗野蛮横，倘若发怒的时候，目圆，肉横，颈筋绽起，暴跳如雷，嘶叫震耳，令人悚然。俗话说，往日无仇，今日无恨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下面讲一个小故事，一则往事。

解放前，刘小球其父刘山亮乃是本村地主管管天的帐房先生，追随地主管管天敲诈百姓，作恶多端。土改时，这狡黠之徒，视形势之严峻，摇身一变，反戈一击，竟成了村里的土改先驱，为斗地主打恶霸立下了汗马之功，在村里竟成了英雄，成了功臣，成为村里的领导人。

1953年春，由乡政府任命刚离队归村的严正杰为村党支部书记，刘山亮便担任了村里的仓库管理员的职务。他感觉这项工作也很符合自己的口味，大有利可图，也有有机可钻的差事。于是，他表面对工作忠贞不渝，维护甚力，暗里却玩弄心计，盗粮窃物，为满足私欲，利令智昏，不择手段。初冬的一个深夜，朔风哨叫，刘山亮和妻子宋飘用小车往自家盗运玉米种子，被光明父亲夜色中窥见，告发于严正杰。正值粒米如金的年月，何况他盗窃的又是种子。严正杰身为一村之长，怎能按捺得住？他当机立断，便召集村干部到粮仓检查，在仓库门外，发现有辙痕米迹，问刘山亮原因何在，他吞吞吐吐难以作答，严正杰立刻带众干部到其家中搜查，发现了深夜盗运的两麻袋玉米种子及其它货物一宗，置于内室布帷之下。此时，刘山亮张口结舌，目瞪口呆，一筹莫展。其妻宋飘巧言抵赖，疾口否认，死不招承。刘山亮见妻如此坚决，立刻雌飞雄随，强辞诡辩。无奈之时，严正杰只得让光明父亲出证。光明父亲将自己亲眼目睹的行为，数陈一遍，刘山亮夫妇在人证物证面前，抵赖不



过,只得成招。为严守党纪,党组织对刘山亮的历史错误和现行错误并举,将其开除了党籍。决定宣布之后,刘山亮大为不满,发恨在心,以罢工来对抗组织对他的处分。此时,他也感到悲观失望,整天卧床不起,待妻伺候。一天晚饭,妻子宋飘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水饺,劝说:“他爹,不要生那份闲气啦,振作起来吧,吃点东西吧。”她把水饺放在桌子上,把筷子放在碗上,爬上炕来斜在丈夫的身旁说:“你要想开一些,千万不能愁闷出毛病来,你万…有个好和歹,让我们娘仨怎么过吗?俗话说的好,留有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来来,快起来吃饭吧。”

她将他扶起来,刘山亮倏地昂起头,疾呼道:“我恨!我恨!!我恨!!!”

“轻一点,轻一点,要小心,别再让他们抓住小辫子。”宋飘小心翼翼地,“恨,要把这恨牢记在心里,不能挂在嘴上。俗话说,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这仇一定要报!”她冷冷一笑,“咱们的儿子,让他们记住,要他们从现在做起,记下这笔血债,记住严陈两家,有朝一日,将他们置于死地!为你报这心头之恨!”

刘山亮听了妻子一番话语,愈想心中愈加亮堂,七窍顿开,便失声大笑起来,多日的沉郁,随着一阵狂笑消失了,宋飘脸上露出一丝满足的容色……

从此,刘氏兄弟接受了父母复仇的思想,因而对严陈两家怀恨在心,寻机报复。对严家他们尚不敢轻举妄动,对陈家,光明不知遭受了刘氏兄弟的多少辱骂成逼。今日相遇不仅继往,更是变本加厉。刘小球拼命地用双手往光明脸上嘴里喷水,口中大骂不住。光明睁不开眼睛,喘不过气来,双手遮挡着脸面呼唤大宏。十二岁的刘大球立在岸上,双手叉在腰间哈哈大笑。此时大宏闻声而来,悄悄从水下捞出两把沙子,在刘小球毫无戒备之下,猛地一把打在他脊背上,并指责说:“刘小球,怎么这样欺负人?”

刘小球回头见是大宏,慌慌拔腿就跑。大宏又一把沙子打在



他的胸膛上，随之，对光明说：“快，快上去穿衣服，大球过来了。”

他俩扑棱棱水花四溅，飞也似地跑上沙滩穿衣。大宏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嘱咐光明抓两把沙子手中，准备敌抗刘氏兄弟的袭击。这时，刘大球双手叉腰间，挡住了大宏、光明的去路，破口大骂：“好大胆，狗崽子！哪里逃跑？”刘小球一旁勾着头，挺着胸，大骂不止。刘大球气势汹汹，唆使刘小球说：“二球，给我上去打，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！”

“是！”刘小球像一头抵羊冲到光明面前，两只拳头在光明眼前乱舞，也不敢下手。

大宏立即提示光明说：“光明哥，动手，打！”

他话音没落，光明将手中沙子照刘小球双眼打去，打中了。刘小球双手捂着眼睛，“哇呀呀”直叫，在地上乱蹦乱跳。刘大球红了眼，猛地扑向光明，大宏眼尖手快，一把沙子打在刘大球脸上，打得刘大球眼花缭乱，扑了一个空。

大宏唤光明说：“快，撩倒他！”

光明来了一个猛虎捕食，抱住刘大球双腿，大宏飞身一脚，将刘大球踢倒在地，又一把沙子打在他的头上，呼唤光明说：“光明哥，快跑啊！”

言毕，两个人顺着小路跑去了。刘氏兄弟尚未睁开眼睛，还在地上乱爬，大宏、光明早已经无影无踪了。

早晨，大宏一觉醒来，旭日东照。他急忙穿衣下炕，由奶奶协助盥洗完毕，跑到胡同里去玩耍。在胡同中央，他调皮地脚尖对准一粒小石块儿，用力一踢，小石块儿飞起来，不歪不斜地落在远处一个小姑娘脚下停住了。小姑娘生得白皙娇嫩，俊俏可爱，她脑后梳一对漂亮的小辫，衣着鲜艳。她先是看看落在脚下的小石块儿，又抬头来看看大宏，然后微微一笑，高声说：“大宏，是你呀，今天俺要上学了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上学了，咱俩都在一个学校里。”大宏说着便向她跑过



去。小姑娘非常高兴，她含笑相迎。大宏来到她跟前，高兴地瞅着她问：“筱君，你吃过早饭了么？谁去送你到学校？你娘吗？”

筱君扬起长长的睫毛，闪烁着一双神气乌黑的大眼睛，说：“我吃过饭了，等一会儿俺妈就送我去学校。”

“我赶快回家吃早饭，吃了饭我和俺娘顺路来叫你好不好？”大宏急切地说。

“好，好极了！”筱君拍着双手，跳起来说。

且说筱君的父亲陈豪，在县里做一个小官，母亲宋芝芳带着这独生女儿在家中生活。宋芝芳对这唯一的掌上明珠，娇生惯养，事事无不迁就依从任凭她去，因而使筱君自己也就格外娇气任性。看，她一跑回家来就扑在蹲在堂间屋地上急急摘菜的母亲脊背上，两脚尖在地上磕着，娇滴滴地把同大宏在胡同相遇的事儿向母亲述说一遍。宋芝芳性情温柔安然，她微微一笑，不急不慢地说：“好呀好呀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到街门外看着点儿，等大宏和他妈妈来了，你就回家来叫我。我把这菜摘完，中午还要吃呢！你快去吧，快去门外等着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筱君应声跑去，须臾之间，她就跑回家来，迫不及待地催促母亲说：“妈妈，快！他们来了！他们来了！大宏拉着妈妈的手跑来了。”她张扬着，跑进里屋拿着花书包出来，慌忙挂在肩上，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前拽住母亲的手，硬是拉着往外走。此时此刻，外而传来大宏的唤叫声。筱君按捺不住，立刻放开母亲的手往门外跑，见了大宏，上前拉住他的手说：“俺妈妈总是磨磨蹭蹭走不出来，真急死人了！”

此时，宋芝芳慢慢走出门来，回头锁了街门，两位母亲相见，非常热切，交谈了几句，又各自教自家孩子向对方问了好。宋芝芳吻过大宏的红脸蛋儿，对蔡芳说：“她婶子，看您大宏长得这么高了，这么俊，真让人喜欢。”

“只长个高个儿，什么事也不慌呀。”蔡芳说。



宋芝芳看看自家女儿，说：“看看俺这闺女，也是八岁了，长了这么一个小小个头。”

“愿长得矮，愿长得矮么。”筱君不满意地冲母亲嚷道。

蔡芳迭忙握住筱君的小手夸奖说：“筱君长得可不矮的，看俺这个好闺女，长得多俊秀，多可爱呀！将来准出息一个好姑娘。”

听此话，筱君高兴了，甜甜地瞅着大宏不作声。

宋芝芳咯咯笑出声，说：“俺这孩子就爱人家夸奖，讨人的好话。”

蔡芳亲吻了筱君的红润脸蛋儿，和蔼地说：“筱君，往后和你这个小哥哥一起上学，可要多帮助他呀。”

“嗯。”筱君认真地应道。

蔡芳又对儿子说：“大宏，要和小妹妹团结好，在上学的路上做伴儿一起走，不要打架，要关心小妹妹，记住了吗？”

大宏点点头，瞅着筱君微微笑。

村中央大街上，下地耕作的人们忙碌着，扛梨的，推车的，牵牛的，挑担的，长蛇般的队伍络绎出村；小学生们三人一行，五人一群，一边行走，一边打闹戏耍。蔡芳、宋芝芳携儿女沿着大街向村东头的学校走去。

学校设在村东头那座古老的庙宇里。败垣之中，庙堂高高而立，庙堂两处耳房，也都作了教室，篱笆门向着大街敞开，院子里墙角下一棵面临绝境的老槐树，树冠秃秃的，上面挂着一口青铜大钟，上课钟声刚刚响过，校园里已经安静下来。一年级教师陈青青，文静地站在篱笆门外，接迎新生的到来。她见蔡芳、宋芝芳带着儿女欢欣而至，便忙上前问候。两位母亲热情地将自己的孩子介绍给她，并教孩子向老师问好。陈青青满面春风地拉着两个孩子的手，真挚地向两位母亲说：“请您做家长的放心，我一定专心致志地教他们，让他们将来成为有知识有才华的人。”

骤然，老远传来一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唤叫声。此人不是别人，



正是刘小球的母亲宋飘，她牵着儿子小球的手飘然而来。宋飘衣着艳丽，风流飘逸，满脸笑容可掬，走到陈青青面前，长腔细语地说：“哎哟哟陈老师，今日可把你给忙坏了，这家孩子来，那家孩子去，看看，俺也把孩子送来了，真给您添些麻烦不小。”她看了看蔡芳、宋芝芳，说：“两位弟媳妇也早来了？”说着下腰看看大宏和筱君，故意抬高了声音说：“哎哟哟，看看两个孩子多么俊秀，真让人喜欢。”她从老师手里拉过大宏的双手，在手背上吻一吻，两只眼睛骨碌一转，窥瞥了蔡芳一眼，然后将自己儿子的手塞进陈青青的手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陈老师，俺这孩子今年十岁了，叫小球，今日俺把他交给您，请您多多费心。您对他尽管严加教训，对他严就是对他好，俗话说得好，严师出高徒么。”她又拉过陈青青的另一只手，“陈老师，把孩子交给您，俺一百个放心，一千个放心……”

蔡芳见宋飘啰啰唆唆没完没了，便递个眼色给宋芝芳，两个人同声打断宋飘的话，向陈青青告辞了。宋飘见他俩走远之后，厚着脸皮向陈青青耳语一气，方且飘然而去。

教室里桌椅井然，前面第一排端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同学，那就是光明和严秀娟。大宏一进教室，见了光明高兴地道：“光明哥，你早来啦？我还以为你没有来呢。”

光明回过头来，冲大宏笑一笑，没有吱声。

这时，陈青青便安排大宏和筱君同位就座，又去安排刘小球。刘小球站在那里木然不动，看看老师，指着前排座位上的严秀娟说：“老师，我要和娟子一张桌。”

陈青青和蔼地说：“刘小球，在家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，懂吗？你在这个位子上坐，等会儿来了小同学和你做伴儿，要听话。”

这时，又一位母亲送来了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姓刘，叫兰花，小站娘长得文雅清秀，年龄比大宏还小一岁呢。陈青青便将她安排与刘小球同位而坐了。开课不久，大宏被全班同学拥戴为班长，筱



君学习成绩优异,被推荐为学习委员。班里同学个个羡慕他们。而刘小球则在大宏的背后伸伸小拇指,做个鬼脸儿,时而也闹出个小故事来。上三年级的时候,有一天,老师外出开会,将班里课程交给大宏主持。上课了,大宏俨然如老师一样,按老师的嘱托,有条有理地给同学们安排了学习作业,也回到了自己位子上认真写作。刘小球见大宏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,便放了胆子挺起胸昂起头来,怒目对着同位同学刘兰花,兰花正在认真写作,也没看见刘小球那双狗眼在盯着自己。刘小球盯了一会儿,使用胳膊肘恶狠狠地捣了兰花胳膊一下,她认真写作,丝毫也没个提防,铅笔尖儿折断了,本子也被划破了,她转眼看着刘小球,愤愤地低声质问说:“刘小球,你想干什么?”

“干什么?”刘小球用手指指点着桌子,强词夺理地说,“你把桌子都霸去了,让我到哪里去写?”

“你讲理不?你好好看一看,是谁占得多。”兰花不畏强暴。

刘小球立刻将身体龟缩蛇盘,蜷曲猬卷,缩靠一边,强辩说:“你看,我才占了多少!真是猪八戒扛耙子倒打一耙。不行!咱俩把桌子分开。”说完,他用削刀在桌面上刻了一道分界线,指着兰花那边三分之一的桌而说:“这是对你的惩罚!以后你承认了错误,还可以多划一点给你。”

“你——”兰花噙着眼泪说,“我去告诉班长。”

“告班长?你去告,我才不怕呢。”刘小球满不在乎地说。

兰花鼓起勇气,毫不气馁地说:“明天我告诉老师。”

“你敢告老师,我就在没人的地方打你,狠狠地打!”刘小球威胁说。

“你敢!我就告老师,看你能把我怎么样!”兰花愤怒的目光看着他,一字一句地说。

听此言,刘小球嘿嘿笑了,点头如捣蒜,说:“刘兰花,你千万别去告老师,我把桌子再划给你一块,咱俩和平解决,好吗?”



兰花没有理他，换一支铅笔，又埋头写起作业来。

又是一个炎热的中午，同学们来到教室里午睡，有的躺在桌子上，有的躺在凳子上，等到大家安然入睡，刘小球便从凳子上爬起来，抬起头瞪眼看一看，侧耳听一听，见大家都安然不动，料是都已经睡着了，便从桌子底下打个手势给他的邻位狗友王光彩，两个人便轻手轻脚悄然离开教室，遁出校园，在校门外，刘小球向王光彩挥一挥手，二人便奔向村东的池塘。池塘不很大，面积仅几十平方米，积水浑浊，散发着烂干草的霉臭，岸边杨柳参天，杂草丛生，虫居鸟栖，蝉唱蛙鸣。刘小球王光彩二人，走进丛林，来到池塘岸边，欲将脱衣下水，刘小球忽地想起东岸上面有一杏园，冲王光彩打个手势，说：“光彩，岸上杏园，走，上去偷杏子吃吃。”

须臾之间，二人攀藤登葛，爬上东岸，伏于园边沟渠之中，鹿豕狺狺，伸出头来窥探声息。

眼下，正是杏子喷熟时节，满园杏子，黄似金，红似火，果实累累，枝头弯弯。在一棵老树底下，有一间茅庐，往日也无人前来骚扰，今日老圃安然歇息于房中。刘小球独自蹑手蹑脚走到小房窗前，瞄眼向里面一瞧，侧耳听一听，只见老翁鼾声如雷，睡得正香，料他也没个知觉，便回头向王光彩打个手势，二人迅速来到一棵预先选定的树下，刘小球踩着王光彩的肩头，嗖嗖嗖，猴子似地爬上树去。他双脚踩着树杈，双手抓紧一棵粗树枝，用力摇它一摇，噼哩啪啦，杏落如雪。王光彩立在树下，吓得精神恍惚，趑趄不止，瞅着簌落的杏子，硬是失去了知觉。刘小球跳下树来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啊呀！你这个笨蛋！光彩，愣着干什么？快捡哪！”

刘小球一双鸡爪似的手在地上乱啄一起，四个衣兜满了仁。王光彩东看看，西望望，神色慌乱。在刘小球再次催促下，他也慢慢蹲在地上一个一个地捡，将捡起的杏子差着兜口儿又丢在地上，待刘小球发出走的旨令，王光彩只落得一无所获，空手而归。两个人回到丛林里，各自欲行美餐，王光彩手往兜里一伸，不由目瞪口呆